

TOLERANCE

宽容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马哈治梅 编译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马晗治梅 编译

TOLERANCE

宽容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美)房龙著;马晓晗,治晓梅译.—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9

ISBN 7-80069-561-1

I. 宽... II. ①房...②马...③治... III. 思想史—世界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8303 号

宽 容

出版发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100013)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965×1270mm 1/32 开 印张:9 插图:200 幅

书号:ISBN 7-80069-561-1/G·95

定价:20.00 元

序 言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安乐的生活。

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蜿蜒伸展。

知识的小溪沿着绵长荒芜的溪谷了无生气地流淌着。

旧日的山脉是它的源头。

未来的沼泽是它的归宿。

这条小溪没有江河的波澜壮阔，溪流不大，但对于需求甚微的村民来说，已经富富有余。

黄昏，村民们饮好牲畜，灌满木桶，便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尽享天伦之乐。

在荫凉角落里度过了整个白天的守旧老人们也被搀扶出来。对着一本神秘莫测的古书苦思冥想。



他们向儿孙叨唠着古怪的字眼，可孩子们却惦记着要玩耍从远方捎来的美丽石子。

这些字眼的含意模糊不清。古书的含意模糊不清。

它们是由一千年前一个已不为人所知的部族写下的，因此神圣而不容置疑。

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

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鄙弃和冷落。

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

恐惧却总是伴随着人们。谁要是得不到园中那份应得的果实，又该怎么办呢？

深夜，人们在村中的狭窄街巷里低声谈论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质疑先辈的男男女女。

这些男男女女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些人曾试图攀越那遮天蔽日的峭壁高岩。

但他们陈尸在山崖脚下，白骨累累。

时光流逝，年复一年。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快乐的生活。

外面无际的黑暗中，一个人正在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已磨破。



他的脚上缠着破布，布上浸透着记录长途跋涉者的斑斑血痕。

他跌跌撞撞来到附近一间草房，敲了敲门。

接着他昏了过去。在颤动的烛光中，他被抬上一张吊床。

第二天一早，全村都已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他的周围，摇摇头。他们认为，这样的结局是注定的。

对于胆敢离开山脚的人，等待他的是屈服与失败。

在村子的一角，守旧老人们摇摇头，低声咕哝着恶狠狠的词句。

并不是他们天性残忍，但律法毕竟是律法。他违背了祖先的意愿，犯了弥天大罪。

他的伤一旦治愈，就必须接受审判。

守旧老人本想宽大为怀。

他们没有忘记他母亲的那双奇异闪亮的眸子，也回忆起他父亲三十年前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律法毕竟是律法，必须遵守。

守旧老人是它的执行者。

守旧老人让人把漫游者抬到闹市区，人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周围，鸦雀无声。

漫游者由于饥渴，身体还很衰弱，守旧老人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闭嘴。

但他执意要说些什么。

他把脊背对着老者，两眼搜寻着不久以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吧，”他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刚从山的那边来，我的脚踏上了新奇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外面民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小时候，我的世界只是父亲的花园。”

“早在创世之初，花园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的疆界就已划定。”



“只要我问疆界外边藏着什么，大家就不住地摇头，发出嘘声。可我偏要刨根问底，于是他们把我带到这块崖石边，让我看那些敢于蔑视上帝的人的累累白骨。”

“‘骗人！上帝喜欢勇敢的人！’我喊道。于是，守旧老人走过来，对我读起他们的圣书。他们说，上帝的旨意已经决定了天上人间万物的命运。山谷是我们的，野兽和花朵，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由我们掌管，由我们支配。但山是上帝的，对山外边的事物我们无权知晓，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们在撒谎。他们欺骗了我，就象欺骗了你们一样。”

“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同样肥美，男男女女有和我们同样的血肉，城市有着千年的历史，由能工巧匠精心雕琢，光采夺目。”“我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道路，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随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他地方。”

他停下来，人群里发出一声声恐怖的吼叫。

“亵渎，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守旧老人叫喊着。“给他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疯了，竟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死有余辜！”

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人们砸死了这个漫游者。

人们把他的尸体扔到山崖脚下，警告胆敢怀疑祖先智慧的人。

没过多久，爆发了一场特大旱灾。潺潺的知识小溪枯竭了，牲畜渴死，庄稼枯萎，无知山谷里饥声遍野。

不过，守旧老人们并未灰心。他们预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那些最神圣的篇章是这么说的。

况且，他们已经很老了，只要一点食物就够了。

冬天降临了。

村庄里空荡荡的。

半数以上的人由于饥寒交迫已经离开人世。活着的人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山的外边。

然而律法却说，“不行！”

律法必须遵守。

一天夜里终于爆发了叛乱。

绝望把勇气赋予那些由于恐惧而一向逆来顺受的人们。

守旧老人们无力地抗争着。

他们被推到一旁，嘴里还抱怨着自己命运不济，咒骂着子孙不肖。然而，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的时候，他们叫住车夫，强迫他把他们带走。

投奔未知世界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所以要寻找到他开辟的道路并非易事。

数千人死于饥渴，踏着他们的尸骨，人们才找到漫游者用石子堆起的第一座路标。

此后，旅程中的磨难少了许多。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无际的丛林和荒野乱石中用火烧出了一条宽敞大道。

它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到新世界的绿色牧场。

人们相视无言。

“他对了，守旧老人错了。”有人开口道。



“他讲了实话，守旧老人撒了谎……”

“他的尸首在山崖下腐烂，守旧老人却坐在我们的车里，重复那些老掉牙的歌子。”

“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杀死了他。”

“我们很内疚，假如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

而后，人们安顿牲畜，建造房屋，规划土地。幸福的生活又来临了。

几年后，人们建起了一座新的大厦，准备把勇敢的先驱者的遗骨葬在里面。

一支肃穆的队伍回到了早已荒芜的山谷。但是，山崖下空空如也，先驱者的尸首荡然无存。

一条饥饿的豺狗早已把尸首拖进自己的洞穴。

人们把一块石碑立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在那已是一条大道），石碑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率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一个全新的自由世界。

碑上刻明，它是由前来感恩朝礼的后代所立。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发生在现在，但愿将来不再发生。

目 录

序言·····	(1)
一 无知的暴虐·····	(1)
二 希腊人·····	(9)
三 桎梏的开始·····	(35)
四 上帝的晨光·····	(44)
五 囚禁·····	(63)
六 生活的纯洁·····	(71)
七 宗教法庭·····	(79)
八 求知的人·····	(95)
九 向书开战·····	(106)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112)
十一 文艺复兴·····	(115)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122)
十三 伊拉斯谟·····	(134)
十四 拉伯雷·····	(147)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154)
十六 再洗礼教徒·····	(166)
十七 索兹尼一家·····	(173)
十八 蒙田·····	(181)
十九 阿米尼斯·····	(185)
二十 布鲁诺·····	(194)
二十一 斯宾诺莎·····	(198)
二十二 新的天国·····	(208)
二十三 太阳国王·····	(218)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221)
二十五	伏尔泰·····	(224)
二十六	百科全书·····	(240)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247)
二十八	莱辛·····	(254)
二十九	汤姆·佩恩·····	(265)
三十	最后一百年·····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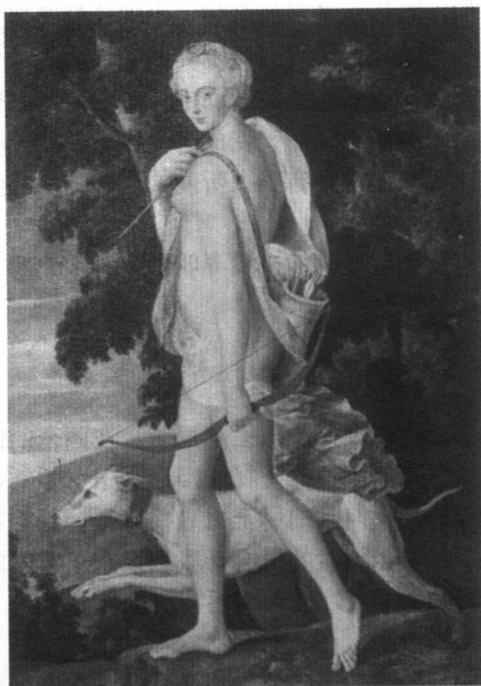
— 无知的暴虐

查士丁尼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在他的命令下，古雅典的哲学学派被最终压制下去；他又关闭了埃及硕果仅存的一座神庙——在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侣侵入尼罗河谷之后仍延用了数百年的神庙。

庙宇座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距尼罗河第一个大瀑布很近，这儿就是朝拜伊西斯的圣地，令人不解的是，在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都早已销声匿迹之后，对这个女神的信仰却延续了下来。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惟一场所，为数不



女猎人与戴安娜
娜枫丹白露画
派约1550年
(布上油画)

多的僧侣还在从事着在其它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这个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财产，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进监牢。他们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假如查士丁尼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置于某个文化的“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将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递给后代的真正含义。

历史上这类事情在各民族中都不胜枚举。

巴比伦人

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一座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诸神的旨意”，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诠释圣灵的律法，并将其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然而内心深处他们到底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僧侣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宗教礼节，就会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明白。

野蛮人

我们派探险队去尼尼韦，在西奈的沙漠中发掘到古迹——足有几英里长的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的钥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对野蛮人的研究引导我们走到这个后门。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到他们所谓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文明人”。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自此，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崇拜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的废物，任何灾难在他们眼里都是应得的报应。

十八世纪发生了转机。让费趴朔卢梭首先用充满感伤的泪眼观察世界。他的思想打动了同时代的人。

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在他们看来（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而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在这个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

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很多怪异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深深地埋藏在——层薄薄的礼仪和习俗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另一方面，我们了解了自己已经摆脱了的生存环境，欣赏了人类已经取得的许多成就，除此之外不仅是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宽容的态度。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问题的书。

但是，宽容是个宽泛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吸引力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会在哪儿歇脚。

还是让我恰如其分地解释一下我所谈论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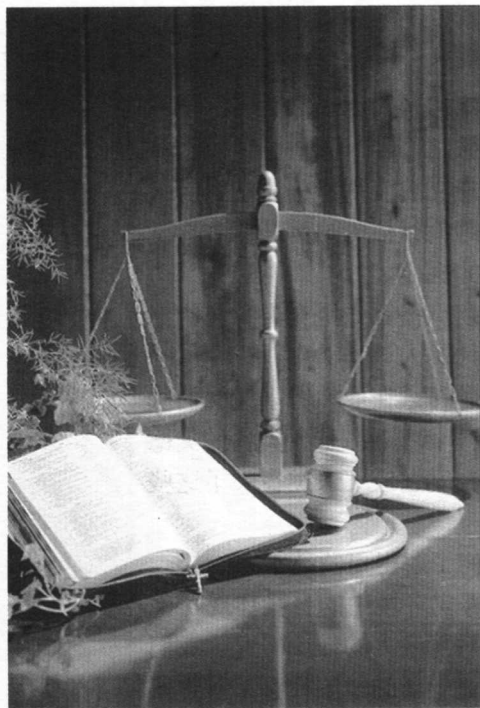
断的。一些无名小辈最好拜倒在一本书之下，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

这本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26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耐心公正地容忍。”

也许还有其它定义，不过就本书的目的，我不妨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作为标准。

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咕哝，原始人类有许多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消失。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北极地区和玻里尼西亚进行调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甚至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

通常对野蛮人的想象是一群红肤色的人悠闲自得地漫步在大草原上，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却与这种想象大相径庭，但这更接近于事实。

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人类能够幸存下来是最伟大的一个奇迹。

这些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居然能抵御细菌、乳齿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的，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决非一人力量所能及。

“当时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之中”¹⁾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超越一切的求生欲望。

所有其它欲望都得服从于最高的要求——活下来。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却至关重要。部落是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力，自给自足，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比上面说的远要复杂，我所说的只适于可见世界，在人类发展初期，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原始人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不小心，去请医生，并赶快弄走那些东西。对因果关系的认知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止痒，清除毒藤可以避免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野蛮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死

去的首领变成了神，亡故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仍然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步步紧随活着的人。死人与他们仍然同吃同睡，一同看守大门，是避免与他们亲近还是争取得到他们的友情，这是活着的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否则就要担心会遭到惩罚。活人不可能知道怎样才能取悦于精灵，便总是害怕诸神会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他把异常的事情都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涉足。他发现臂上的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嘟囔：“我得罪了神灵，他来惩罚我了。”他跑去找巫师，不是去讨消除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还必须比愤怒的神（不是毒藤）甩给他的那张符更加灵验。

至于使他遭罪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了，他还会骂他招惹麻烦。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任何事情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生灵操纵的，那么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神灵怒火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看法，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下来，这一代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丝毫不损地传给下一代。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会模式发生变更呢？

就是靠及时惩处拒不把公共条例看作是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那些人，说得露骨一点，就是靠僵化的专横制度。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是荒诞无稽的，我们相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

不过，“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典型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完美无暇了，没有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样的世界。

如果我由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本意也不是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专横成为一种必须。如果他们一味容忍，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头脑纯洁和部落生活的清规戒律任意遭人践踏，便会陷入灭顶之灾，这可是最大的罪过。